



# 童心、童趣谱童曲

## ——徐占海的“小题大作”

★文 / 郑冰

2015年,《音乐生活》连续三期刊登了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徐占海为儿童画意创作的三首钢琴作品,欣喜之余,颇有感慨。

去年年初,我有幸与徐老师一起创作歌剧《雪原》,闲聊时听徐老师说要为儿童画创作作品,没想到这么快作品就出来了,而且是一个系列。

我试着在钢琴上弹奏了起来,随着童话般的音响,蓦然间,徐老师那和蔼可亲老顽童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徐老师喜欢孩子,一个月前,我的外孙女出生前最着急的要数徐老师了,因为比预产期晚了几天,徐老师天天在微信上问:“生了没有?哎呀,急死我了!”

我和徐老师创作的另一部歌剧《钓鱼城》里有一群儿童演员,每次演出谢幕时,我们在后台候场总能遇到她们。一看到这些孩子,徐老师就笑得合不拢嘴,他摸摸这个孩子,抱抱那个孩子,还让我给他们拍照,简直就像是一个收到新玩具的大男孩。

我相信喜欢孩子的人都是善良的。想起徐老师在家里与另一个生命——一只被他叫做“小黑”的苍蝇共同生活;想起他曾在沈音校园里种过的一棵树,每当路过那里他都要与那棵树说上几句话,据他说,那棵树比一起种的其它的树,长得又高又壮且绿意盎然。

我相信喜欢孩子的人都是率真

的。在歌剧创作的过程中,最敢说真话的就数徐老师。他总是直抒胸臆地表达对剧本、对导演、对演员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为了音乐艺术的完美呈现,他有时甚至毫不留情地拍案而起,大动干戈,据理力争。

我相信喜欢孩子的人都有一颗童心。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一样是需要有童心的。这颗童心就是像孩子一样好奇的心理,像孩子一样纯净的心灵,像孩子一样玩趣的心态,像孩子一样想象的心境,正所谓童心未泯。正是因为有了童心,徐老师的创作始终都在积极探索。20年前,徐老师就创作了名扬四海的歌剧《苍原》,《苍原》的成功没有使徐老师沉浸在掌声

喝彩里，在之后的每一部作品中他都有新的追求。

我相信喜欢孩子的人是不会寂寞的。徐老师就不甘寂寞，已经年过花甲的他，本应无欲无求，颐养天年，可是那颗驿动的未泯童心使得他偏要做出令人瞩目的事情。他想到了为儿童画意作曲，这可以使他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品味孩子们的情趣，触摸孩子们的心灵。这样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求和欲，不就是颐养天年的最高境界吗？

我相信喜欢孩子的人都会有孩子般的眼光。孩子的画，正是孩子们眼中世界在她们幼小心灵中的映像。孩子们的画，正是孩子们的心灵深处一种难以言表的自然表达。徐老师在“作者的话”中说：“孩子们质朴而简明的画意，毫不雕琢修饰的意韵表达，看似简单的线条在我的眼里却充满了音乐。”正是如此，从徐老师的童心里流淌出来了奇妙的音符、奇异的和弦，它们组合成了一个灵动的、五彩缤纷的音乐画面和鲜活的、神奇莫测的奇幻世界。

我们知道美术作品是空间的艺术，它长于捕捉现实世界中的实物和神秘世界中的异物的一瞬，来阐明一个人生哲理或讲述一个故事情境。而音乐作品是时间的艺术，它在时间的流动中显示音乐要表达的意境和情感。美术是可见不可听的具象艺术，音乐是可听不可见的抽象艺术，二者是艺术这个大家庭的一对亲弟兄。在人类的艺术史上，美术像兄长，总是先于音乐步入一个新的境界；音乐如小弟，

总是亦步亦趋地跟着美术哥哥的脚步，走入一个新的时期。徐老师说：“音乐史上有很多因美术作品而产生灵感写出的经典音乐作品传世。然而将具象艺术转变为音乐这样的抽象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其难度很大。”我们熟悉的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拉威尔配器）就是这样的经典作品。

在徐老师的音乐画面里，我们看到的绝不是简单的画面临摹和艺术信号的转换，而是徐老师与孩子们心灵之间的交流。孩子们用他们的画在想、在说、在问，徐老师用他的音乐在思、在吟、在答。我想，人类最高级的沟通不是语言的交流，恰恰是人类生活在地球的最初就发明了另外的交流和表达媒介，那就是美术和音乐。而美术与音乐之间的对话则凸显人类智慧的至高境界。

当我看到徐老师《儿童画意钢琴作品》，第一个反应便是作曲家缜密构思的“小题大作”。徐老师选择的这些儿童画，都是些普普通通孩子的普普通通的画作。无论是《沙粒与美人鱼》的带有人生哲理和寓意的画意，抑或《孩子眼中的高楼大厦》的斜塔般的奇思妙想，还是《手印》那特立独行的画画方式为我们呈现的似画非画的画境，都展现出一种天真的纯真的想象力。而选择这些普普通通画作来创作音乐作品，的确是需要有独到的眼光的。我一直认为音乐是有画面感的，这种画面感是有色彩的，有表情的，有故事的，是一种高级的三维空间。据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有很多舞剧的版本，但我从不奢望看

真人表演的舞剧《春之祭》，因为我从第一次听《春之祭》时，脑海里就有了我的具有画面感的《春之祭》，我能想象出音乐提供给我的所有栩栩如生的或历历在目的、实实在在的或虚幻朦胧的画面。后来，我也创作了20多部舞剧音乐，每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都在尽量用音乐铺陈或营造一种画面。

徐老师的这一组音乐是有画面感的，是有质感的。听他的音乐，再看一看孩子们的画作，真好像那些静止的画面萌动了起来，鲜活了起来。音乐中，我们看到了沙粒在流淌，美人鱼在舞蹈，透过汽车的车窗一排排高楼大厦逆行而去，一张张鲜嫩的手印仿佛是一张张微笑的脸和一朵朵绽放的花或一个个爬行的小动物。徐老师没有用人们熟悉的音乐音响——好听的旋律、和谐的和声、通俗的织体去描述儿童画意，而是依照每一幅画的意境选择了变化多样的写作技巧，无论是和声音响或织体形态都不拘一格，任意挥洒。我认为这样的作曲方式，恰好是应和了孩子们的童言无忌的画风、无拘无束的遐想。而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曲曲独一无二、鲜活至真的钢琴曲，其中深邃寓意和精深的作曲技术留给我们的将是一笔宝贵的音乐经典。所以，徐老师的作品绝对是小题大作。

据说徐老师的这部《儿童画意钢琴作品》要写12首，期待啊！盼望着徐老师把我们带进他的童话世界，听徐爷爷给孩子们讲述更多的童话故事！

（责任编辑 姜楠）